

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家祭永不忘,“哭墙”寄哀思

南京两位九旬老兵同一天“归队”

97岁的李忠保去年曾随快报重访湖南战场;94岁的童国正抗战期间曾在上海潜伏

“爸爸一辈子不愿意麻烦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没想到最后这一次离开家,要被别人抬着走了。”昨天上午9时40分,现年97岁的抗战老兵李忠保在南京走完了他波澜起伏的一生,儿媳谢宝涓说起老兵生前的过往黯然泪下。昨天凌晨2时10分,另一位抗战老兵、94岁的童国正也驾鹤西去。

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



拜祭老兵李忠保 现代快报记者 徐洋 摄



去年6月5日,现代快报的相关版面上,老兵李忠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供桌上摆着老兵去年重阳聚会时拍的照片

每当讲起抗战年代的烽火硝烟,李忠保眼中便泛着光芒。然而,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讲述了。昨天上午,97岁的老兵李忠保在自己家中、在亲人的陪伴中与世长辞。“爸爸最终走得很安详。”儿媳谢宝涓说。

“忠肝沥胆碧血千秋终归

去,保家卫国英雄无愧成追忆。”昨天下午,在李忠保家中的祭堂前,志愿者们送来的花圈和挽联相互簇拥。桌子上摆放的一张照片,是李忠保去年在抗战老兵重阳聚会时拍摄的。照片中的李忠保,身穿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T恤,头戴鸭舌帽,精神矍铄。

“老爷爷的战斗经历很丰富,他平时的精神气质特别好。每次看到他,都觉得有一股军人的铮铮铁骨,骨子里有种硬气。我们原本还准备给他录一段口述史,没想到他先走了,我心里有点愧疚。”南京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联盟负责人钱肖松说。

现代快报记者去年曾陪同老兵重访湖南战场

南京1213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文心,5年前第一次见到李忠保。第一次与文心见面,就痛哭流涕深怀战友的李忠保,让文心记忆犹新。她依然记得李忠保描绘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的情景,“李忠保率部掩护部队转移,与日军激战,他说,子弹打完了,他们就白刃战。”

李忠保生于191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步科一总队,1938年就读于安徽中学,先在安徽屯溪,后来转移至武汉,同

年,他投考黄埔军校,进入16期步科一总队学习,1940年毕业,分到9战区见见习少尉排长,隶属37军140师,军长陈沛,师长李棠。

1943年,李忠保转到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李忠保任参谋处中尉参谋,处长龙处营(音)。当年11月,常德保卫战打响。鬼子在横山勇的率领下,紧逼常德。

李忠保曾回忆,常德保卫战打得非常惨烈。100军118团打

算支援,参谋处派李忠保去联系。等李忠保再回常德城,已经回不去了,全城都被鬼子包围了。随后,他跟着路遇的常德县长戴九峰,一直到常德光复,才回到57师。

去年6月,现代快报和南京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联盟发起“抗战老兵重回昔日战场”圆梦行动,在长沙天一阁警世钟下,李忠保举起拐杖,用力地敲响铜钟,三声钟响,寓意警示后人,爱好和平。

还有一位94岁的老兵也“归队”了

就在李忠保逝世前几个小时,另一位老兵,现年94岁的童国正也于昨天凌晨2时10分“归队”了,让志愿者们始料未及。

“爸爸平时很少跟我们讲早年的抗战往事,前几年,他曾想写一本回忆录,但搁置下来了。”说起这段往事,童国正的女儿童家瑞有些遗憾,她说,父亲平时身体不错,80多岁时还曾自己一个人

去红山动物园,换了股骨头后,还一度打过太极拳。前不久,因为受凉,最终导致肺功能衰竭,住院不到一周就离世了。

童国正生于1922年8月19日,南京市人,抗战前在莫愁路安徽公学上学,后又就读于上海崇明岛崇明中学。“8·13”事变后,又在上海浦东大厦中华职业学校、三极无线电学校求学。毕

业后,童国正被秘密派遣到上海近郊奉贤,加入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第五支队参加敌后作战。其后又被秘密调回上海一边休养一边继续潜伏。由于租住的居民区情况极为复杂,好几次差点暴露。1940年,汪精卫上台后形势更趋于紧张。上级为避免其暴露被捕,主动将其调离上海到浙江工作。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昨天举行第21次清明家祭

泪洒“哭墙”,有生之年都会铭记你的名字

在亲人的搀扶下蹒跚地走向前,脱帽、鞠躬、献花、寻找、注视、流泪……79年了,老人们对其亲人的思念在一次次的回忆中发酵得越发浓重。昨天上午9点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清明家祭在江东门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民间称为“哭墙”)前举行,这些白发苍苍的幸存者泪洒“哭墙”。

现代快报记者 徐红艳



家祭现场悲痛不已的老人 现代快报记者 邱稚真 摄

每年都要来为亲人“上一炷香、献一束花”

昨天上午9点半不到,1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早早来到了哭墙前,他们中大部分已是耄耋老人,有人因为腿脚不便需要搀扶、有人因为听力衰退需要翻译,但每次“家祭”他们从不会缺席。2013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惠霞因为疾病突然不能行走,卧床休息了很长时间,但听说有家祭活动,这次她还是坚持让儿子带自己过来。

从座位到哭墙,短短的几米,张惠霞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仍走得颤颤巍巍。停下脚步、献花、双手合十祈祷,在墙上寻找着父亲和大伯的名字,老人悲恸地不断点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向远松说,很多和他一样在南京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遗属和幸存者都找不到亲人的尸骨和坟墓,到哭墙缅怀亲人是他们的一种寄托。向远松今年88岁了,

1937年,哥哥和四叔在难民区遇害时,他才9岁。“我们这样高龄的老人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来到这里给亲人上一炷香,献一束花,祈祷亲人安息。”向远松动情地说。

小提琴演奏着哀婉忧伤的《辛德勒的名单》,包括10位幸存者在内的约5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依次上前献花悼念,表达哀思。

江东门纪念馆首次响起“紫金草”和平之歌

昨天上午,日本“铭心会·南京”友好访华团代表松冈环、日本《紫金草物语》词作者大门高子也出席了家祭仪式,并向遇难者献上花篮。家祭的最后,大门高子和小金星合唱团的30名孩子们一起合唱了《紫金草之歌》,祝愿和平。这是“紫金草”和平之歌首次在江东门纪念馆唱响。

“花的种子哟,来自大海的

彼岸,带着期待哟,在这里生根开花。和平的花,紫金草……”稚嫩的童声深情舒缓地描述了一名经历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对战争的反思、对中国人民谢罪的深刻忏悔和对永久和平的强烈愿望。

大门高子是《紫金草的故事》组曲的创作者之一,她希望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要

让“和平之花”开遍日本,该组曲目前巡演已近千场。

此外,现代快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直在为传播历史真相而努力的日本友好人士松冈环,花费5年时间制作的第三部纪录片《太平门——消失的1300人》与英文版南京大屠杀证言集《南京——被撕裂的记忆》近期已经完工。